

## 法光藏文學習經歷

／葉蕙蘭

開始心儀佛法，是在懵懂的學生時代，那時的我是一個多愁善感的美術系學生，對佛教僅有一知半解。在繪畫創作的過程中，雖然不虞匱乏令人感動的題材；但多半是風花雪月，無病呻吟的。對於人生的苦樂，在當時只是附庸風雅，淺嚐即止而已。

進入職場，結婚生子之後，人生彷彿遭逢巨大的轉變。紛擾的悲喜，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，成為我深刻而難以承受的負荷。在兩年前一個偶然的機緣裡，我接觸到了藏傳佛教，知道原來慈悲必須與智慧結合，才能發揮作用，我便嚐試如何去處置自己內心源源不絕的情感思緒；也開始領悟到，這些莫名重覆的悲喜，它的來源，和它的去處。

爲了突破顯密上的衝突，和宗教間的樊籬，我開始在宗教博物館受訓擔任導覽志工，和約聘的兒童繪畫老師。藉著對其他宗教的瞭解和包容，進而對自己的信仰產生信心和尊重；也將對自己兒子的關愛，延展至他人子女的身上。我的人生便從自憐自艾，開始產生自我的使命和期待；漸漸地，我不但改變了我自己，也能夠幫助他人。我不再單單只是爲了家庭、工作而忙碌，佛行事業成爲我另一種新生活的開始。

爲了克服語言上的障礙，和時空間的距離，我開始在台北利生佛學中心跟隨喇嘛們學習藏文。在渡過了一年不斷地牙牙學語，傳統拼讀練習和拼命地查字典的艱苦歲月後，我已經可以慢慢地從藏文裡獲得快樂。在共修中，我更體會口裡所唸誦的詞義；在法會時，也能約略懂得仁波切所傳之法義；藉由藏文，我甚至能夠明白透過中文都不能完全理解的經文涵義；彷彿人生上所遭逢的問題，都可以找到解答。雖然我知道在短時間之內我不可能去西藏或印度，也不真正明瞭學習藏文真正使命究竟爲何；但藏文存在著一股難以言喻的魅力，它可以穿透身、口、意，讓平常各自爲政的身體和心靈，可以串聯在一起。現在的我，似乎更認識自己！

但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，仍存在著許多的障礙：我知道要兼顧家庭、事業、學業和理想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；而且藏文的文法結構，與中文迥然不同，喇嘛們無法透過中文，說明其中的差異。幸而在因緣聚合下，在宗博館所舉辦『達賴喇嘛特展』的演講課程中，認識了蕭金松老師和法光研究所，讓我得以在時間、空間和經濟的條件都允許的情況之下，擁有一個更專門的藏文及佛學的學習環境。於是我報名參加了第一期的「藏文暑期密集班」，展開了另一個階段藏文的學習旅程。

在法光暑期密集的藏文基礎課程中，將課程分成三個部份：「基礎拼音」、「文法結構」及「口語會話」；分別由蕭金松、張福成和黃奕彥三位教授專門指導授課。蕭老師的基礎拼音課程，由字母的基本發音開始、拼音、連讀變音，都是標

準的拉薩口音，讓我覺得彷彿進了正音班般，一改自己過去臺灣式的藏語腔調；在張老師的文法課程中，透過法本實際的例句，簡明清楚地去瞭解『三十頌』及『字性轉頌』裡艱深嚴謹的規則涵義；另外，在黃老師的口語會話課中，我們更深入淺出地學習到藏人生動活潑的會話方式，也方體會到口語與書面語文法結構的不同，以及今昔西藏文字會話的變遷。

這一切一切對我而言，多麼地震憾！就像注射了一劑藏文的強心針。從一開始的閉門造車，似懂非懂，盲目的查字典、死背單字；漸漸地我已能夠活用字彙、句型；到敢開口說話，與藏人打招呼、問候、開玩笑、殺價；甚至能以簡單的句子在宗博館為仁波切及喇嘛們做導覽；儘管仍然是笑話百出，錯誤不斷；但連原來的藏文喇嘛老師，都能感受到我的進步與改變，這個暑假的密集練習，實在功不可沒！

在接下來的二個學期裡，我更參加了法光經典語文的推廣課程：「拉薩口語會話」、「漢藏經典對讀」二堂課程。在蕭老師孜孜不倦的指導下，除了能夠延續暑期密集班所打下的基礎，學習實用的藏語句型、會話；還能進一步去涉獵浩瀚經典的義理：第一個學期我們上的是『般若經八千頌』，藉由漢、藏文的對照，我們真得更能體會佛陀當初宣說的教法，以及兩種翻譯之間的異同；在第二個學期，蕭老師更安排了『法華經』、『維摩詰經』等更多的原始的經典，讓我們研讀；未來還將安排藏傳佛教裡重要的論述典籍，讓我們對佛法有更多的薰習的機會！

很難想像已經是三個小孩子的媽媽，還能在人生的旅途中照著自己的心願走！我雖然尚未能參加很多的法會，朝很多的勝，灌頂實修很多的法；但我衷心地珍惜和感謝利生佛學中心以及法光佛學研究所，在我這二年學佛里程的開始，給與我最多的包容和最紮實的基礎！另外，在今年的六月，我也準備報考法光佛研所藏文組，不論結果如何，在無常的人生中，我都要感謝諸佛菩薩的安排，我期待能在法光優渥的研究學習環境裡，和家人及中心的支持下，完成我人生中最艱鉅而美麗的任務！